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苏轼

22 练枪

提要:

后山上的草差不多都黄了,如一片干黄色的地毯,人走在上面干涩地别脚杵腿。偶尔有几棵青青嫩绿的混杂点缀其中,似乎在执拗地抗拒着深秋刮来的枯萎。林子仍然茂密,无论被秋风刮下多少落叶,无论枯黄染遍多少青枝绿干,那林子永远密密匝匝地像一片杂乱无章的牛毛。

◆书名:《中国地》
◆作者:赵冬苓 长缨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永志道:“护庄队刚成立,很多人一点军事常识都不懂,得慢慢教。”七巧还是不给永志什么好脸色,好像永志教她是应该的,欠她啥没还似的。世上这种师徒关系也属罕见。永志教得很耐心,与刚才训练护庄队的野蛮和不耐烦形成鲜明的对照。七巧按照永志摆的动作要领将持枪的右手尽量向前,身体尽量向后拉,拉着拉着被风吹起的长发便飘在了永志的脸上,迷上了他的眼睛。永志顿时一阵眩晕,他像是喝醉了,身体不由得轻轻摇晃起来,不知不觉地将七巧的小手握在了手心。七巧也感到了变化,林子里静得只剩下“嗵嗵”的心跳。不一会的工夫,两种声音合二为一,两个音部重合,两个节奏共振,两颗心快要跳在一起……

不远处一棵大树下的草地上还有一颗心在“嗵嗵”地跳。从永志和七巧的角度看,根本看不到那棵树后,甚至连那棵树也被其他的树挡住了。但那树后居然鼓起了一个溜圆溜圆的大屁股,像一个大土包。是一个人趴在地上,由于屁股太大,居然将前面的身体和脑袋显没了,远看如一座坟包,或者看成一个大面包也成。那人就是赵老嘎的老婆柳芹,已经趴了半天。

“啊?你说什么?”赵老嘎听完柳芹呼哧带喘的描述后惊得目瞪口呆。“当家的,快想想办法啊。真是个小妖精,打老的主意也就罢了,还勾引起小的来了,这叫啥事啊?造孽啊,造孽……”柳芹干脆一屁股坐地上,刚才的场面把她吓着了,更气着了,恨不得活剥了七巧的皮。赵老嘎也没了主意,心说:“这两小兔崽子要凑合一块,清风岭不用鬼子来打,自己就得垮。”看那边地上的柳芹快要撒泼,就说:“起来,让别人看到,把脸都丢尽了……”

柳芹一屁股从地上爬起来,大巴掌抡起就要扇赵老嘎的脸:“你还怕丢脸?怕丢脸还惹个小狐狸精回来?”赵老嘎抓住柳芹的胳膊,像拖死猪似的生生把柳芹拖进了屋,随手一脚将门踢上。进了屋,将柳芹按在炕沿上,一手捂住那张欲大喊大叫的嘴:“你懂点事,这日本人就要来了……”

一进了屋,柳芹的泼劲似乎更大了:“别老拿日本人说事。那小妖精咋办?你要是舍不得,别怪俺不客气,俺这就找她去说道说道……”赵老嘎赶紧又跑到门口,用身体挡住门:“先别急,我这不也正想办法吗?”突然一拍大腿:“等等,你慢慢说,刚才有点乱……你好像说他们在一起练枪?”柳芹也在混沌中找到一丝清醒:“对,好像是永志教那小妖精练枪,还开了一枪,打碎了一个坛子。”

“砰,砰,砰砰……”突然一阵枪声传来,开始还能听清个数,最后如炒爆豆一般,枪声响成一片,距离好像也很近。赵老嘎打开屋门,竖起耳朵,嘴上不停地嘀咕:“练枪,这是练枪?”二愣急匆匆地跑进院子:“老嘎叔,鬼子打过来了。”“鬼子来了?从什么方向?来了多少人?”二愣低下头:“不知道,只听到枪声,好像在山口那边。”

赵老嘎急道:“快把护庄队拉到山口,让老人、娘们、孩子统统撤到后山上去,永志呢?”这才想起永志肯定没在村里,就说:“二愣,你去挨家挨户地通知,把老人、孩子先弄走,我带护庄队。”柳芹边拢着披散的头发边从屋里跑出来说:“让二愣跟着你吧,老人、孩子的事交给我。”说完扭着肥臀连喊带叫着去了,像一只心急火燎的企鹅。

村里早已乱了套,套车套牲口的、牵马牵骡子的、抓鸡抓猪的、追猫追狗的、呼儿唤女哭爹喊娘的,乱成一片。柳芹站在人群中大声喊着:“大家不要乱,前边有站着撒尿的爷们们顶着,咱们快撤往后山,别的不用管,把粮食和大牲口带上就行。”

赵老嘎带着人迅速占领了山口两侧的制高点。向下望去,并没发现鬼子。一直守在山口的刚子跑过来:“老嘎叔,刚才来了一群鬼子,向山上打了一顿枪,好像追什么人,后来不知道为啥就撤了。”赵老嘎问:“追人?追什么人?刚才有人进了山?”

刚子道:“没人进山啊,我们几个一直盯在这,眼皮都没眨一下。”“这就奇了怪了……”赵老嘎坐在一块石头上,刚点着烟,就一蹦高跳起来将烟袋锅狠狠摔在地上:“去把永志这个兔崽子给我找回来。”没等二愣往后山跑,又喊住:“你别去了,我自己去找。”

10 文身,小心

提要:

在古代,文身需要忍受巨大的躯体疼痛,是勇气的证明。如今,文身秀的是另类美,甚至是潮人的标识。有报道称,美国30岁以下人群中有超过1/4的人至少文有1个图案。而一些NBA球员的胳膊上皮肤,早被形款不一的文身占据。

文身,被认为源自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指在皮肤上烧或刻有颜色的符号和标记。文身最早出于宗教认同、装饰需要,有崇拜与驱魔的目的。现今的塔希提岛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仍把文身视为财富、社会地位、阶级差别的象征。

1891年12月,英国人塞缪尔·奥赖利从爱迪生的一款打印机中突获灵感,制造出文身机。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现代文身机的基本构件几乎没有变化:消毒针头、管道系统、电磁振荡器及脚踏板。

针头以50~3000次的频率在皮肤上刺孔,深度约一毫米,每针就是一小滴墨水,直达真皮层浅层。从医学角度看,这就是注射,比如用以祛皱美容的玻尿酸和肉毒杆菌素就是注射在皮肤真皮层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温柔专业的护士为你扎针,而且注射的还是颜料。

现代美容产业多是涂脂抹粉,在皮肤表面做文章。文身却“得寸进尺”,深入皮肤里面。一般人通常会在文与不文中纠结。没错,阵痛过后就是立等可见的漂亮图案,但背后到底有无安全隐患呢?

首先,色彩绚丽的颜料或文身师神秘的自制墨水是否具有医疗卫生部门许可,能否安全用于人体注射,是个大问题。FDA对美容行业监管严格,但在文身这件事上却有些出人意料地松泛。首先,有些颜料虽已获得FDA批准,但是否适用于文身还并无明确管理措施。其次,颜料大多含有溶剂、铅、汞等金属及部分杂质,作为打印机墨水或汽车喷漆完全合适,可能否注射入人体仍然很值得商榷。

◆书名:《健康流言终结者》
◆作者:薄三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最重要的是,文身作为一种有创操作,涉及皮肤的穿刺甚至出血,无疑具有传播疾病的风险。据FDA网站介绍,文身的主要风险包括感染、文身去除困难、过敏反应、肉芽肿、瘢痕疙瘩形成等。过敏反应和肉芽肿正是机体对外界颜料或损伤所作出的反应。

目前,尚无因文身而传染艾滋病的记载,但未经消毒的文身过程依然有导致梅毒(由梅毒螺旋体引起)、乙(丙)型肝炎与某些细菌感染的风险。鉴于上述风险,美国有不少州规定,在文身12个月后方能参与献血。原因不言自明,就是担心乙肝传播。

抛开上述缺陷不谈,文身的最大风险在于不能后悔。贝克汉姆的左前臂上文有古印度语“我爱维多利亚”,可惜却把老婆姓名文错,一时传为笑谈。“文身”这个紧箍咒一旦戴上,想要脱掉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卫生科学中心马瑞娜·阿姆斯特朗博士研究发现,超过50%的人文身后不久就希望自己回复皮肤完好无损甚至从没文过身的状态,其中尤以女性为甚。发表于2008年7月《皮肤科档案》的调查结果显示,文身虽换来一时新鲜,但心情转换后带来的问题却更大:

穿着问题、尴尬、文身会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忧虑。换句话说,文身只是一时光鲜,随时光流转后大多江河日下,终会被厌弃。

要知道,注射入真皮层的墨水,绝非想洗就能洗掉。出于防护性目的,颜料颗粒将被纤维组织包裹,并成为皮肤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当你想除掉文身时,或许只有外科医生能帮得了你——通过外科手术切除文身的皮肤或对皮肤进行深层磨削,一旦文身面积过大,还必须进行植皮。这些方法的潜在并发症是皮肤瘢痕。而从美学的角度上,瘢痕比文身还要丑陋。

而今,另一备受关注的方法是激光照射治疗。听上去简单,却藏有隐忧。美国国立毒理学研究中心发现,激光分解颜料时会激发化学反应,产生致癌物和可诱导突变的降解物,随后被机体吸收。有德国科学家报道,激光照射治疗后,红色和黄色颜料所产生的有毒物浓度会上升70倍。毫无疑问,对健康无比重视的你我绝对会对此皱眉!

你的皮肤你做主,文身属于个人自由,但作为被文身的对象,还是要看文身师的器械和墨水是否过关,手法是否遵从无菌原则。就我的观察,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文身店像是古巫般幽暗深藏,门口无一例外被密密匝匝的文身图案海报围拢,非常骇人!

在文身机开动前,再想一下吧!皮肤,天然完美的人体外衣!你真的舍得吗?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21 饭局

提要:

在商业厅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的酒段子。当时朱江鹤是办公室主任,并且已经干了多年。他的长处是尽职尽责,坚持原则;他的短处是头脑反应比别人要慢半拍。朱江鹤确实是个称职的办公室主任。遗憾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厅长非常恼怒。由此,他不仅没得到升迁,还被调离了主任岗位,去了法制处。

◆书名:《金鱼缸》
◆作者:卓木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贾志诚清了清嗓子,说:“听了后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有一个厅过年搞团拜,大家高兴都喝了不少酒。其中办公室主任喝得最多。但喝完以后,他还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把厅领导一个一个送上车。轮到厅长走的时候,他去开了车门,等厅长坐好,他就把门关了,还招手说着再见。司机把车开动,发现主任一直跟着。厅长也觉奇怪,便摇下窗玻璃,说道,不要送了,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可主任还在跟着跑,边跑边说,厅长,不是我要送,是您老拉着我。厅长想,我哪拉着你啊,你这么老跟着跑怎么行呢,便叫司机停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厅长一看,原来是主任在关门时把自己的手卡在门里边了。”大家都笑。

商业厅的几个人则抿着嘴望着朱江鹤。朱江鹤倒是大方,勇敢地挑明道:“贾厅长说的就是本人,让各位见笑了。”贾志诚也笑,说:“说了不对号入座的,罚酒!”那也是一次接待,对象是部办公厅副主任兼党委秘书易少康。易副主任带了一个干部,两人来厅里搞调研。在机关调研完后,他们说要回北京赶写材料。厅长说,部领导不能只单纯搞工作,那样太辛苦,要劳逸结合。他就要求厅办安排部里的同志去某市看一个景点,并特别指示朱江鹤陪同。那时正是冬天,北风呼啸,天气寒冷。车子出了高速公路,转到了一条省级高等公路。一段时间后,易副主任说想小解,要司机找个地方停一下。这时,前面正好有个简易加油站。司机就拐了过去,停了下来。部里随行的那个同志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陪领导一起上。于是,坐在后排的部里的两位同志全下去了。

北方人有个习惯,一上车或者一进办公室就喜欢脱衣服。他们想,就小解一下,不用花多少时间,两人就都没穿罩在外面的棉衣,而且出门时,门也没关好,还留了一条缝。朱江鹤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看一本武侠小说。一会儿,因为外面风大,只听后面门“砰”地一响就关了。朱江鹤边看书边对司机说,走吧。司机也听到了后面门响,车子一哧溜就开了出去。狂奔了四十来公里,朱江鹤眼睛有点累,把书合了,觉得后面太静,以为是部里来的领导睡了,但睡了总得有点声音啊,便回过头看了一下。这一看不打紧,他的魂就吓出了窍,全身的汗都冒了出来,后面竟是空的!

他就结结巴巴地对着司机又喊又骂,快停车,你是个猪啊,部领导呢?司机一个急刹,也慌了神,说,不是你要我走的吗?等他们回过头再到加油站时,看到部里两位同志正抖抖瑟瑟地在盼望着他们归来。近前一瞅,两人的脸都成了鸟鸡。朱江鹤连连道歉,只差没下跪了。易副主任倒和气,并没有怪他们,上了车尽管全身发冷,牙齿打战,嘴唇哆嗦,还是安慰道,没,没事,没事,知错能改,这么快就回来了,很好,很好嘛。

回到厅里,易副主任和厅长吃饭时,并不是告状,而是作一个笑话说给了厅长听,把厅长听得脸时红时绿,可当场没有发作,只是苦着脸不吭声。待客人一走,他就把朱江鹤调走,让魏聿明主持办公室工作。

贾志诚这时感慨地说:“唉,朱江鹤其实是一个很实在的干部。如今这样的干部是越来越少了。来来来,我们为实在干一个大的。”

这时一个女孩进来了。刘局长介绍说是局里的会计。她拿了一沓信封,给每个人很麻利地发了一个,且口里说道:“这是我们局给各位领导一点误餐费。辛苦各位领导了,请笑纳。”

魏聿明更是头晕目眩,从脸红到脖子,且深一块浅一块,像穿了一件迷彩服。他希望快点结束,好去医院吊一下水,不然太难受。他望望朱江鹤、万代青和尤鱼那几张年纪不小了的或铁青或苍白的脸,心里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当然也有深深的同情。

贾志诚见大家喝得差不多了,就对着刘云天悄悄耳语道:“现在市政府手里还有多少自留地?”自留地就是政府预留且可以直接调拨或划拨的用地。刘云天说:“两万亩。”“都是什么位置?”“东南西北郊都有。您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先了解一下,心里有个数。到时有事再找你。”“好的,老领导有事尽管指示。我会全力而为的。”